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七十七回 雲在田復任兩江 徐齡官標名六豔

話說雲從龍自由浙江奉命入都，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早抵京中，先入城賃定了公館，即赴宮門請安。次早，內廷召見，細問浙省海塘工程情形，從龍一一奏對。天顏甚悅，溫諭頻頒，加恩內用吏部尚書，兼協力，內閣事務。從龍謝過恩下來，便擇吉任事。又來拜見李文俊，並在京諸同寅世好。文俊本係昔年舊雨，又深知從龍作事有膽有識，難得

此時同在閣中，凡一切大小事務，都與從龍和衷辦理，兩人分外投機。從龍即與文俊商議，欲差人到南京去，接取家眷來京居住。文俊道：「此舉在田可以暫緩。我昨在內廷見令岳又上告病的奏折，你在浙江時令岳已告過兩次，皆未准行。他因久在粵地，染受山嵐瘴氣，兩腿疲癢，行動維艱。昨日所上的奏章，說到初時不過偶而一發，旋發旋愈；近來不時舉發，實難支持。大約此番必蒙恩准，所有粵督一缺，擬著兩江調補；所遺兩江之缺，未得其人，後來即議到你在彼處有年，甚合其宜。我看不久你仍要外放的，何須急急去接尊眷？待到兩江或另放了他人，你再接家眷不遲。」從龍聽文俊所說，必有來因，心內甚喜。

果然隔了一日，奉到特旨，兩江總督仍著雲從龍去。從龍即趕著謝恩請訓，內廷又召他陛見，諭以現在仕途流品日雜，到任之後，亟須切實整頓，毋負委任。從龍退了出來，早有文俊那邊打發人來，請從龍過去，又擺酒與他餞行。

席間，說到整頓仕途一事，文俊即命眾家丁退出，向從龍道：「內廷此諭亦有所指。日前曹大生在漕河任上修理河工，因你重用鄭林，王起榮兩人，又不肯使他女婿魯鵬隨工效力，他雖無可如何，卻懷恨在心。隨後因蘭儀等處水患，調他赴東河辦理。彼時匆匆前去，即將此事隱忍於心。我們深知南河的工程，全賴你與洪老之力，他是得現成的勞績。料定他到東河，總要辦的一團糟相似，不意東河工程亦辦的十分妥善，這也是他的運氣。內裡即甚為器重，說他老成練達，辦事頗有見識。誰知他老奸巨猾，趁此機會密奏了一折，說目下仕途良賤不分，只要有勢有力，皆可為官，況朝廷名器，豈容若輩僥倖以得。在田你是曉得的，鄭林本係武功世家，曹大生雖心內含恨，卻奈何他不得。若論王起榮，他深知是陳小儒的家丁，因東府裡的情面，才得了這個守備名目，他即搜根澈底的奏明。幸而曹老頭兒亦知小儒京中有人，又礙著東府裡的勢力，雖將王起榮根底陳明，卻未敢直指出是小儒的家丁。東府裡的囑托，是以此事尚屬在風聞，即著漕臣何炳確切查明覆奏。何老又係小儒老師，焉有不關顧之理，便含糊了事的覆奏上來。不然此案當時即要發作，尚能待到今日又著你整頓麼？我看此案，你赴任之後，倒要切實查辦一番，不可因王起榮是你保薦的人員，稍存袒護。可知王起榮非鄭林可比，倘或日後竟認真查辦起來，卻與小儒有礙。而且王起榮由家丁出身，得到這般地步，又在揚州穩穩做了將近三年的衛官，遙想腰纏亦頗饒裕，在他也算非常之富貴。自古知足不辱，若在此際抽身告退，倒是有始有終。我又想下了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最好你日內寫就書函，差名心腹家丁，悄悄先向南京通知小儒這番情節，囑他知照王起榮，早為告退。免得你到了任，業經查辦，他再告退，顯係畏過規避。在田，稱將我的話細為斟酌，可還使得？」

從龍聽了，忙謝道：「多蒙指教，心感之至。我明兒即差人前去，並將你的盛情亦當說與小儒知道。」文俊道：「小儒既與你至好，與我亦有交情，我不知則已，既知那有不關切的道理？何況此事並不專為小儒，亦顧著東府裡的面子與你到任的事情。」說罷，賓主又暢飲了一會，從龍方起身作辭。回到寓所，即在燈下寫成家書，寄與自己妻妾，無非說在京一切平安，不日即可到南京來。函內又附寄小儒等人的書子。寫畢封好緘口，暗付道：「當差何人前去？我身邊的家丁雖多，皆非心腹，倘若走露風聲，大為不便。」想了半會，竟無可使之人，便回後安息。明早去與文俊商議，著他府內得力的家丁一行，倒還妥當。

次日，正欲去會文俊，見家丁上來回道：「外面來了一人，名叫梁貴，自稱在我們府內有年，聞得老爺不久出京，特地過來請安，並有要話面稟。」又將手本呈上，從龍見寫著沐恩家丁梁貴，便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府內並無什麼梁貴，他既自稱沐恩，斷非新進來的，怎麼我又不知道他這名字？你可領他來見我。」家丁答應退出。

少頃，帶著一人上來，年紀約在二十以外，生得相貌俊俏，舉止安詳，搶步至從龍面前叩頭，起身請了安，垂手一旁侍立。

無如從龍見了面，仍然不識，心內甚為詫異，遂問道：「你叫梁貴麼？你說在我府中有年，怎麼我不認識你呢？」那人見問，臉一紅，又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小的猶有下情面稟，一蒙沐大人恩典成全。小的本姓梁，乳名阿瑤，向在南京陳大人府內，那管外事的梁明，即是小的胞叔。自幼跟隨胞叔在府中當差，後來舊主派了小的管理園子裡的執事。小的一時該死胡塗，與新姨娘房內大丫頭雙喜犯了府中規矩，蒙舊主恩典，即將雙喜賞與小的為妻，一同攆逐出來。胞叔叫小的夫妻回到浙江種田，親族等人無不嘲笑，便賭氣帶著妻子來到京中，投靠在柏大人門下，才改名梁貴的。這數年內，小的和妻子省吃儉用，倒還下得去。常時與妻子談論；惟有舊主恩情刻刻不忘。日前聞得大人榮任南京，小的一則過來賀喜，二則懇求大人能於施恩，著小的夫妻跟隨回轉南京。因恐舊主尚惱著小的，不容見面，若隨著大人前去，得到舊主面前，死而無怨。即是小的妻子深感新姨娘厚恩，亦想去叩見一回。適才說是曾伺候過大人，怕的外面不認識小的，不肯上來回明，並非小的敢於瞞昧大人。」

從龍聽阿瑤說出自己乳名，恍然明白，點首道：「你以前雖然失足，卻是自己不好。而今仍知念舊主恩德，你這孩子尚有良心。可惜新姨娘於去歲歿了，你不知道麼？」阿瑤聽說紅雲已死，很吃了一驚，旋又淚下道：「小的妻子無日不想到新姨娘面前，那怕再服侍十天半月，借此聊盡當年主僕一場情分。不料新姨娘已故，真正叫人意想不到。」

從龍道：「去歲新姨娘遺留下一位少爺，將來你們夫妻用心伺候著小主人，也算報答新姨娘了。你們夫妻既如此存心，我焉有不成全之理？但是此次我沒帶著家眷，你的妻子同行，甚為不便。相巧我正差人送信到陳大人那邊去，你不如和你妻子先行，你們舊主見了此書，必肯收留。」遂又另寫下一封書子，細說阿瑤先後情節，與昨夜寫成的書函，一齊交給阿瑤道：「此繫緊要書札，沿途小心，不可耽延誤事。你明天清早就起身去罷。」

阿瑤見從龍一口允許，毫無推卻，又叫他送書到南京舊主府中，甚為歡喜，忙接過書函收好，上來復又叩謝。從龍又切實叮囑了一番，阿瑤方才退出。回到家說與雙喜知道，雙喜聞說紅雲身故，回憶當年主僕，亦著實傷感。連夜將行囊物件收拾停當。次日五鼓，阿瑤又到從龍寓所叩辭過了，即帶著妻子趕奔南京。

從龍打發了阿瑤去後，自己亦預備料理出京。接著在京諸官紛紛饋餞。從龍叫人僱下十數輛車子，擇定來日黎明登程。所有一班至好，仍要前來候送。從龍辭別了眾人，即吩咐開行。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。

單說阿瑤在從龍以前動身，又係沿途追趕，分外迅速，今日已至南京，喚了一肩小轎與雙喜乘坐，親自押著行李直向繪芳園來。到了府前，阿瑤先行入內，早有舊日各府同伙的家丁齊過來詢問。阿瑤與人眾見了禮，恰好梁明亦在外面，忙進前叩見，細說來意。梁明見阿瑤在外多年，甚為得手，又有雲大人的書子叫他到此，倒也歡喜。雙喜亦下轎進內拜見。

梁明道：「既有雲府裡的家書，我先領你們到內裡叩見太太們去。」便帶著他夫妻兩人來至上房，叫阿瑤在門外伺候，單領了雙喜來到階下，綠鶯正掀著暖簾出來。梁明即迎上來，說明原委。綠鶯見是雙喜，忙笑道：「那裡來的一陣風，將你這麼個新鮮人兒刮來！怪不得昨晚燈花報喜，今早喜鵲對著人喳喳的亂叫呢。好呀，如今益發比先長得跳脫多了。梁伯伯是什麼福氣，討得這般好姪兒媳婦。」雙喜趕著過來與綠鶯敘禮。梁明亦笑道：「綠鶯姐姐這張嘴，我們一百個也抵不上。沒說比刀子快，我看刀子那裡有這麼快呢！好姐姐，拜煩代你妹妹回一聲兒。」綠鶯笑著轉身進去，少停出外招手道：「你進來罷！」

雙喜連忙隨著綠鶯入內，見婉容等人都在裡面，即上前一一叩見。方夫人心內想道：「雙喜現在很苗條了，當日出去的時候還有些小孩子氣，幾年不見，出落的這般好人材出來，倒便宜著阿瑤那小子了。」便笑問道：「聞得你夫妻在京中甚好，又下來做什麼呢？」雙喜即將數年情由，並此番來意，細細回明。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倒難為你們還記掛著府裡。明兒即派你在叢姨奶奶那邊，和奶娘服侍著哥兒。日後哥兒長大成，你就是舊人了。」雙喜見方夫人肯收留他們，又叫他去伺候紅雲所生的哥兒，正合心意。

方夫人又吩咐著阿瑤進來，阿瑤即到簾外向內叩頭，取出從龍的家書呈上。婉容忙拆開細看，知從龍仍放了兩江，又知父親業已告了病假，想他隨後亦要到南京來的，欣喜非常。隨手遞與小鳳，又將附致各家的來函，交與眾人。

方夫人正欲問阿瑤的話，恰值小儒回後，眾位夫人起身避入房內。阿瑤、雙喜忙叩見了小儒，阿瑤即將從龍給他的書子送上。小儒看了，方才明白。方夫人亦將雙喜派在洛珠那邊的話說了。小儒遂叫過梁明道：「你把阿瑤仍帶在身邊學習，他果真老成了，不似從前的脾氣，看有什麼差使空著，你就做主派他充當，再開名字到奶奶那邊去領工價，不用上來回了。」

梁明聞說，忙同阿瑤一齊叩謝，退了下來。雙喜又央綠鶯領他到紅雲靈前，痛哭了一番，即料理帶來的行李物件，安頓在洛珠那邊，自然和奶娘一房居住。方夫人又叫蘭姑添上雙喜的月費。

小儒即袖了從龍來書，忙忙的到了伯青這邊，將書子遞與眾人觀看。適值王蘭也趕來看五官畫臉，聞得從龍有書寄來，忙取過來看了；笑向二郎道：「日前你說我們眾人中只少了在田一人，不意他既經內用，復又放了外任，卻是想不到的事。」二郎道：「我們大伙兒總回來了，單是在田不來，未免缺憾。偏生他又放到此間，這也算天從人願。」

小儒即與眾人計議到王喜的事，王蘭道：「小儒不必狐疑，在田所囑甚為安詳。最妙著人去知照王喜，叫他趕緊告退，四面俱無干礙。如果他名心尚濃，捨不得這守備官兒，停幾年頭，待這件公案玩玩下去，亦可重新出來的。此時若再戀棧，竊恐丟了官，猶有後災呢！你既要知照他，事不宜遲，在田不過朝暮也要來了。」小儒連連稱善，便向伯青索了紙筆，一揮而就，函內即將從龍來意說明。當又叫了梁明進來，著他明早即往揚州一行，不可遲誤。梁明接過書函退下，自去收拾，來日起身。

且表王喜自重到揚州衛官的任，各事謹慎從公，又值連年豐收；征收的國課十分充足。這日，正坐在上房與秋霞閒談，見家丁來回道：「南京陳府裡打發梁總管親自前來，有要話面說。」王喜聽了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請他在內書房坐罷。」自己急忙出外，梁明見了王喜，意在上前請安。王喜一把扯住，先站著問了舊主的安，方彼此見禮入座。家丁送過茶，遂一齊退出，曉得陳府來的人，本官總以客禮相待，猶恐有什麼機密的話，不便在此礙眼。

王喜笑問道：「梁老伯一向都好？有什麼大事，尚煩你老伯親身到此。」梁明亦笑著，欠身連稱不敢道：「我們主兒有封書子在此，王老爺見著就明白了。」說著，將小儒的來書送過，王喜接過看畢道：「我到這揚州衛官的任，本蒙王爺與主人恩典，破格成全。沒說還做了兩年，如沒得這個前程，仍在主人前當差，還不過麼？我久經思退，又恐辜負了日前云大人一番作成的美意。目下既蒙雲大人關切，分外感激。梁老伯你是深知的，我可是那般不知足的人麼？累你耽擱一日，待我修成稟啟，先請你回去銷差，我這裡即詳請上憲，另委人來接手。容我隨後到南京，來叩謝雲大人與主人罷。」遂又擺酒款待梁明。

席終回後，說知秋霞，並議到：「卸事以後，不若搬到南京去住，你亦可時常到扛府去走走。」秋霞聽說回轉南京，倒也願意。次早，王喜將致小儒的稟啟交與梁明，又從豐送了路費。待梁明去後，即備文申詳漕憲，稟請開缺，回籍修墓。隔了旬日有餘，已批准下來。接著新任已至，王喜交代完畢，即帶著家眷向南京來；先入城賃定住宅搬了過去，便來謁見小儒。秋霞也到江府去了一趟。

恰好王喜到了南京，從龍亦在前到了兩日。從龍此次是聖恩隆重，內用大員，今又外放出來，眾人格外趨承不迭，一至本省地界，到處各官遠遠迎送。又因家眷先在南京，無須另備公館抵了岸，即搬到園子裡來。小儒等人見著，彼此越發欣慰。舊任制軍，因赴粵行期在即，便來催促任事。從龍忙擇吉接了印。一切應用各事，不須細贅。又將婉容等人接進衙門，遂商議專函至粵，迎請程公到南京來居住。

這邊王蘭早與小儒說明，來日預備請從龍過來暢飲一日：「難得我輩又聚在一處，再則我們亦當代在田洗塵。酒席即擺在奪豔樓上，也好就著那裡唱一天戲。」小儒即叫人打掃樓上，懸掛燈彩。又去知照領班家丁，一面眾人備了名帖，差人去請從龍。

次日傍午，俱在覽餘閣相待，早聽得外面鳴鑼喝道而來，眾人接進從龍。一巡茶罷，俱起身至奪豔樓上。當中擺著兩席：一席從龍。小儒。漢槎。梅仙四人；一席是伯青，王蘭，二郎，五官等人。眾人坐定，齡官即上樓來請過安，呈上戲目，每人點了一出。少頃，便開鑼演唱。

今日點的戲，惟齡官最多。齡官加倍賣弄精神，唱到《喬醋》這一出，他將那假作酸風醋意的神致，演得入情入化。樓上眾人同聲叫好不絕，便一齊放下賞來。二郎隔座笑問從龍道：「外面呼琴官為小花魁，在此班中目為第一。然而外面的推稱固屬不謬，我素服你平時的眼色最高，何妨再一品評，究竟以何人為最？」說著，用手指了台上齡官兒一指，又把嘴向小儒一努。小儒早已看見，故作不知，即掉轉身去與梅仙說話。

從龍見二郎這般舉動，早經明白。況齡官雖在台上演戲，那雙俊眼卻不住的對著小儒留情。從龍笑了一笑道：「楚卿既叫我評論，我或有偏見，你須要直說的。秀曼風流，當推琴官、玉兒兩人；妖冶可人，卻要數齡官獨步。其餘若春官、蘭官，鬆兒他三人，各有媚媚之處，均非尋常尤物可比。在我的意見，秀曼風流，必須有眼力的人方賞識得出。至有妖冶之姿，乃賢愚共賞之品，賢者固憐其柔媚，愚者亦愛其丰神。我看六人中，當推齡官為首；其次則琴官，玉兒；春官等三人又其次也。」

二郎拍手笑道：「齡官得在田這番品評，恐從此聲價更增十倍。我與者香、伯青日前私自品論，亦是這般意見。真乃知音所見大略相同！我們固然佩服，惟有小儒心內更外的要感激你呢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楚卿的話令人難解，你與在田品論齡官兒，我感激什麼呢？」從龍道：「小儒不必瞞人，我雖非周郎，久經聞弦歌而知雅意。而且天生尤物，原供人賞識齡官本非凡品，又得你今番顧盼，亦齡官之幸。況我輩之賞識，亦是名士風流，難不成還同外邊那般淫亂的賞識麼？你若巧為粉飾，反使我們倒難料其中之情節了。」

眾人聽說，俱各鼓掌大笑道：「在田一席議論，如老吏斷獄，字字的確。定使小儒中心悅服，由此小儒可以把那假道學的排場收掉了罷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我向來拙口鈍腮，敵不過你們。何況此時眾口難敵，隨你們怎麼編派我！」王蘭亦笑道：「在田不須多說，你可聽著遁辭，知其所窮了。饒他百口分解，我們已定下千秋鐵案，萬無更移。」

從龍待齡官一出唱完，又將他叫到身旁細為賞鑒，果然柔情媚態，種種生憐。便另外又賞了許多物件。到了下晝時分，人眾散坐盤桓。少停，掌齊燈火，復又入席暢飲，直至三更始散。隨後從龍復請小儒等人，亦叫了琴官等過去。從龍仍盛贊齡官，重加賞贈。從此，這齡官的聲名到處皆知。

起先人惟知小花魁琴官的美號，此時因從龍誇獎齡官，再將齡官的色藝行為細與琴官比較，似覺齡官勝似琴官。多因琴官與人雖然無爭無競，各事隨和，無如他卻天生好靜，骨裡眼偏具一種高傲的性情，外面卻不肯露出圭角，同人計較。人或與他偶而說笑，總付之一笑而已。若到十分戲謔，他口中雖不言語，心內著實怒惱，道：「我做這唱戲的買賣，亦係無可如何。技藝雖然卑賤，我的品格倒不屑自甘卑賤。你既輕薄得我，不怪我輕薄你了。」即冷冷的走了開去。那對面的人見他如此形容，好生難過。欲待發作他，又沒有挺撞著我，亦只得訕訕的走開。

至於齡官的為人，他另有一般見解，以為：「人生在世，不過你哄著我，我騙著你；尤其我輩中人，更宜如此。你待我恭敬，我即待你恭敬，你和我戲謔，我亦可和你戲謔。只要我立定腳跟，不為你搖惑就罷了。若遇著我的知己，將來可以終身依靠著他，那時我才傾心吐膽，真與他好呢。」因此，是人和他往來，總一般看待，隨方就圓從沒有叫人掃興。現在又有從龍的這番賞識，世上的人多半是伏上水的，堂堂本省制軍都稱揚著他；何況齡官平時為人本好，人人總隨聲附和的稱揚起來。

本地紳宦人家宴客，是有從龍在座，皆去借六豔堂的班子過來。甚至花朝月夕，不便去借全班，總要設法將齡官邀了出來，覺得滿座非他不歡。小儒見齡官聲名大噪，足見自己的賞識不虛，非常得意。凡有人家來邀齡官，他俱一口應許，毫無推卻。

故而齡官終日應接不暇，琴官等人倒多清閒下來。誰知琴官不獨妒忌齡官，心內反暗暗歡喜：難得外人來糾纏我，正好消閒自在。或聞玉兒等人不服，在背後議論，琴官卻從中極力勸慰。又悄悄的告訴了齡官，叫他凡到分身不開的時候，何妨輪班將他

們薦引過去，亦是同班一場的情分。齡官點頭稱是，從此，有那不耐煩的去處，皆薦引玉兒等人。他即來與小儒閒談，或到從龍衙門裡去。

一日，程尚已由廣東到了南京。從龍即托齡官先來和伯青商量，將舊居的府第暫賃與程府居住。伯青笑道：「我那邊的屋子至今空著，都沒人居住，程府如合式，盡管住去。在田還同我用世法麼？說什麼暫住、常住？他既托你來說，你須對在田講明：程府既是他的來手，我即認他說話。倘有欠缺，我的房價是要在田包圓的。他能和我說的截釘削鐵，即難怪我同他錙銖必較了。」齡官亦笑道：「只怕你不肯賃與程府居住，既議到房價，那就好商量了。」即去回覆了從龍。程公擇定日期，便一逕搬入祝府的舊宅。程公親丁不過三四人，其餘有數十名男女家丁，祝府的房屋甚多，搬過去火為寬敞。

程尚在廣東的時節，囚膝下無兒，購了一妾，母家姓蘇，乳名筠娘，本係松江人氏，流寓粵地有年。筠娘幼失父母，只有一個胞兄，名喚蘇燦，在廣東舌耕度日，不料迭遭兩個荒年，難以支撐，即將妹子賣與程尚作妾；得了這宗身價，便娶了一房妻子，好接續蘇門香煙。程尚辭官之時，原約他同往，卻是蘇燦不肯，惟恐隨了妹子前來，惹人恥笑。程尚見他執意，亦不勉強，又贈了他兩百銀子，讓他在廣東過活。筠娘見蘇燦不願同行，分手時不免痛哭一場，又將貼己的物件私送了若干與哥嫂使用。自是蘇燦倒安頓頓的成了一分人家。

筠娘為人素來賢淑，到程府不上兩年，即生了一子，取名程繼敏，如今已有三歲，程公夫婦愛如珍寶。程婉容因父母俱到南京，又添了兄弟，程門不致乏嗣，十分歡喜。不時接了程老夫人到衙門住著，敘說母女多年離別之情。從龍亦有時請了程公過去盤桓。

程尚自離卻廣東，腿疾日愈。一到南京，即遍訪名醫調治，倒漸漸好將起來。每說自己「由縣令擢至封圻，近來復得一子，還有什麼不足的處在？目下年過花甲，亦可隨心所欲，以樂暮年。難得女兒、女婿均在面前；又有祝公等一班老友，可以時常杯酒往還，陶情適性。前在任上也積聚得些許私財，不如在南京置下數畝薄田，將來留為兒子讀書的資本。我也不回故鄉，惟願終老此間，得正首丘，即算我程尚一生無憾了」。又深勸從龍亦宜趁機早退：「並非我叫你只顧私情，不報君恩。不知祿位愈高，責任尤重，三省地方，幅員遼闊，數百萬蒼生，性命盡在你一人掌握之中。何況人生百歲，光陰能有幾何。而生平最得力者不過壯歲一二十年。所以古人有重晚節之說，凡人一至暮年；精力衰憊，不無各事稍涉大意，或意見偶偏，或視聽不到，即貽誤匪淺。莫妙於當此之際，急流勇退，亦係明哲保身之道。」

從龍聽說亦甚以為然，無如初蒞此任，何能暫時即退，只好稍待兩年，俟有機會再作抽身之計。又將前奉內廷面諭整頓仕途的事，查辦一番。此時因王喜已去，無所乾礙，便行文調取各處的人員到省察看之後，乃會同三省撫軍一齊覆奏上去。

時光迅速，早屆新春，各府中無非春酒往來宴會而已。王蘭早於年內與小儒等人商議，在江南一帶僱了多少名工巧手的匠人，到園子裡紮成各式異樣花燈，以備元宵慶賞。又去早早的約定從龍。未知到了元宵，鬧出些什麼花燈故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